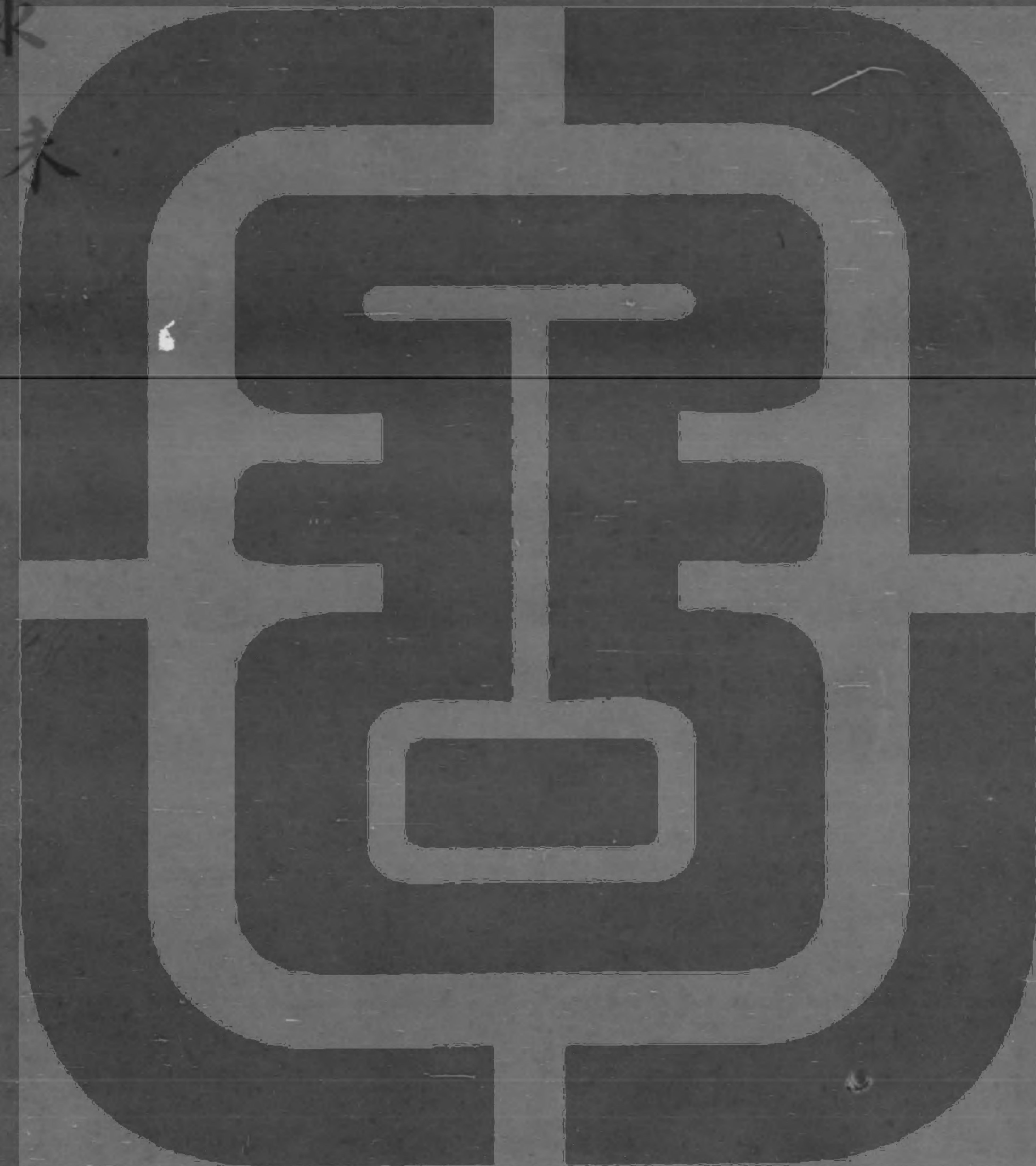


餘冬錄



冬

燕泉何先生餘冬序錄則陽卷之三十六

外篇

署州事衡州府推官黃齊賢

柳州知州張汝賢

重刻

積善餘慶慶為善積也作善降祥祥以善降也聖經曰
吾有不誣者漢范滂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惡不可
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孟博其時錮於黨禍豈感乎
為善之無驗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
身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
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吁聖人之言是
可畏也淮南子曰君子不以小善不足為而舍之小善
積而為大善不以小不善為無傷而為之小不善積而

為大不善。賈誼亦曰：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非以小善為不足以利天下，小不善為不足以亂國家也。當夫經始而傲微，則其流必至於大亂。是故子民者謹焉。漢昭烈謂其子曰：勿以善小而為，勿以惡小而為之。是皆有見於此。是故積羽沉舟，群輕折軸。一快不足以為善，積快而為德；一恨不足以成非，積恨而成怨。三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故君子禁於微。

○人性皆善，然不必皆善。人皆可以為堯舜，然不必皆可以為堯舜。只觀堯舜之子可知。周人世碩作養書，謂人性有善有惡，在所養焉。此楊雄人之生也。善惡混，脩

其善者為善人，脩其惡者為惡人之說，所由出也。

○嗚呼！人性其於善有弗彊而能者，其於惡有安之而弗覺者。人性非甚遠也，是故我有是善，是知在人，亦必有是善也；而我可自足乎？人有是惡，常恐在己，不能無是惡也；而我可自恕乎？

○人不為惡，未有善稱。為善一不繼，而惡聲隨之矣。天有陰德星，若見若不見。直斗口三星，隨北斗小而銳，若星，字彗一出，即光芒亘天矣。人五臟六腑，莫能自照，有病而形之脉，則他人能得之。黃帝書：帝問脾，善惡可得見乎？岐伯曰：善者不可得見，惡者可見。其來如水之流者，此謂大通；病在外如鳥之啄者，此謂不及；病在中嗟

夫古也有至德而民無得而稱焉者矣。其不德或欲蓋而名彰，而時老人有言，欲為君子，積行累善，莫之能致，一念私邪，一事情戾，立見其為小人。諺云：終身為善不足，一旦為惡有餘。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世人挾隱匿而謂人弗覲焉者，無是理也。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人深歎善難而惡易也。攀躋分寸不得上，失勢一落千丈。強學者不可不畏。朱子云：要做好人，則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只在把住放行之間耳。

○千萬人之情，一人之情也。荀子有是言也。得一人所，以得百人也。淮南子有是言也。身苟得焉，不言而人載

之。苟其有失，家置一喙，不能自解。

○魯男子不納娶婦，謂柳下惠姬不逮門之女，則可在。吾則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惠之可。而孔子稱其為善學惠者，善其能自審也。朱梅菴嘗誨門人言：今學者之病如學孔子，便學微服過宋，君命召不俟駕，見南子與佛肸召欲往之類，有多少處不學，却只學此。春謂此是其不知魯男子之不可也。昔孟子願學孔子，是何等力量。當時人猶信未得及今之人，而籍口焉。抑不善學孔子者矣。雖然，豈獨不善學者，吾見其有得罪聖門者矣。是不可不自審也。

○莊子書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曰：今吾來也。

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韓退之代張籍與李浙東書云。當今盲於心者皆是。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其心則能別是非。其口固能言也。夫德固不以無足而不行。能別是非之心不偕目而盲也。而世之人。趾存而不進於德。目不盲而是非之莫辨。則穴窺徑趨之具而已。曷足以美其七尺之軀哉。韓意與莊同。故余摘而論之。

○親母為其子治疣禿。而血流至耳。見者以為愛也。使在於繼母。則未免為嫉也。親母其子死。而後房有自殺者。母謂其好內也。而弗哭。聞者以為賢也。使在於其妻。則未免為怨也。事之情一也。而觀者聽者異也。

○惟德動天。至誠感神。孝感之事。史冊繼書。蔬菓非時。而得藥物。不期而會。泉出舍。雀入幕。苗再生。鯉雙躍。諸如此類。未易倭數。此非天神之所為。以相孝子之心者乎。而劉殷之粟。沈震楊範之米。郭巨之金。趙雋之錢。乃至為之題識。而畀之。夢寐而告之。神理一至是耶。天雖高。其視下。其聰察。誰謂天道無言。

○聖賢立長厚之言。而後世遂多為藉口之說。嗚呼。此中人之通蔽也。義一也。事之不可毅然不可移者。今一等人於不可間。每調停焉。不曰事文勢當相仍。即云人衆情難獨異。蘧伯玉耻獨為君子。而孔孟亦有交。以道接以禮之受也。嗚呼。迹似矣。而心非也。名近矣。而

實悖也。遽伯玉願人同歸於善，孔孟與人交，無一刻不在天理中也。今人有是乎？己之不能君子，而欲君子人乎？事不安於己，而欲人安乎？吾恐此心之非義也。無乃藉口烏爾？朱子云：劉樞帥建康，月俸千緡，劉欲止受，正所當得者，以恐壞後來例，不敢，但受之，後却送其不當得者於公使庫。後韓元龍作漕，盡不受其所不當得者，劉甚稱服之。春於此有感焉。劉韓均于不失為君子者，劉於韓其有以識此心矣乎？而春常懼乎欲寡是過而未能也。

○周公旦曰：不吾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賢者

之得與處也。禮之也。春秋 周禮 周公之謹於擇人如此

然其下士也。常一沐三握其髮，一飯三吐其哺，猶恐失

天下之賢也。子夏不輕與人交，是故可者與之，不可者

拒之。子夏嘗自謂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又曰：諸侯

之驕我者，吾不為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也。孔子

曰：吾死之後，高也。日益，賜也。日損，高也好與賢已者處，

賜也好與不若己者處。高之不輕友於人如此，其亦猶

周公之意也乎。

○韓退之剝啄行。剝啄啄，有客至門，我不出應。客去

而嗔。從者語我：予胡為然？我不厭客。勸于語言，從者語

我：嗟子，實難。子雖云爾，其口益蕃。凡今之人，急名與官

子不引去、與為波瀾、雖不開口、雖不開關、變化咀嚼、有鬼有神、子去不勇、其如後艱、我謝再拜、子無復云、往追不及、來不有年、他日答馮宿書云、足下亦見僕有不善乎、僕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於人者、僕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已合者、則從之遊、不合者、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戮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為戰慄寒心、故至此以來、尅已自下、雖不肖人至、未嘗敢以貌慢之、况時所向者耶、以此自謂庶幾無患、不知猶復云云、命也可如何、嗟乎、春於此、嘗折肱焉、因併錄之、余讀退之與李尚書書、勸其接過客俗子、絕口不挂時事、務為崇深以

使能、俾家給人足、民安而吏稱、啼號寒之聲、不聞于野、歎老嗟卑之氣、不形于朝、天下之人、無不獲其所者、然則公之達施厚報、雖款辭之不可得、何窮之足云乎、是固公之所以自警、而尤有自玉于成者也、苦說云、苦之為義、為困悴、為勤勞、為辛楚、為陵悔、今姑就勤與困言之、天下之味有五、而苦居其一、酸醎之類、各有所偏、惟苦與甘正相對、於是有勞困之象焉、書五行曰、炎上作苦、火之味也、惟人之情亦然、其為苦正與樂對者也、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是以味喻志也、張良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是以味喻言也、楊雄曰、顏苦孔之卓、是以味喻學也、蓋於

安居快適之時，寓勤勞困悴之義。君子固有擇焉。天下之物，其者常少，而苦者常多。天下之情，苦者常多，而樂者常少。處樂者易，而處苦者難。故為學者，必攻苦食淡，疲精力而不敢逸，立身者必食水齧菘，絕嗜慾，戒遊逸，而不于便安是圖。蒞政治事者，必勞心焦思，鞠躬盡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而後學可成，身可立，而政事可行也。苦之義，其盡於是乎。公今為天子股肱心膂之臣，凡政之陟黜予奪，無所不得聞，出為爪牙之將，凡令之生殺賞罰，無所不得行，然都重位而不忘乎勤，饗厚祿而不忘乎儉，寧勤吾之身，而不忍勤吾之民，寧困吾之心，而不忍困吾之士，通達民隱，奉宣德意，

拒止嫉妬之口，益知韓公於此涉世深矣。復錄之以志余感。

○王嚴叟著韓魏公別錄云：公言待君子，小人一當以誠。但知其為小人，則淺與之接耳。又言知其為小人，便以小人處之，更不須也。因曰：凡人至於小人欺已處，必露其明以形之，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而不形也。又曰：凡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惟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已處，辭和氣平，如說尋常事也。強至編公遺事云：人有疑公待君子，小人均，以誠，往往為小人所欺。柰何？公曰：不然，亦觀其人如何。隨分數放之耳。因曰：人謂公待人誠。

但有深淺以明濟之也。豈可以為小人不待以誠耶。又曰。公語小人害君子。猶蜂蠆之毒物。違之正使不能加。諸人可謂善處矣。又曰。公謂小人不可遠也。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之理。知其為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當反己。是不是。是則是。在我而非在彼。烏用計其如何。凡若此言。皆是君子處小人法。

○司馬溫公嘗言。書不可不成誦。或在馬上。或中夜不寐時。誦其文。思其義。所得多矣。今之君子。能如司馬公言。何憂乎學業之不充。范文正公曰。吾遇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所為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

為之事相稱。則軒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補之者。今之君子。能如范公所存。何慮乎職業之不舉。而春也。兩不能也。此仕學之所以深媿于昔人也。

○東坡醉書云。俚俗語有可采者。處窮賤易耐富貴難。安勞苦易安閒佚難。忍痛易忍癢難。人能耐富貴。安閒佚。忍癢。真有道之士也。

○東坡在黃州。嘗書云。東坡居士。自今以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此告之。主人不從而過。是乃止。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

○黃山谷與洪龜父書云。畧說人之常病。有十種。喜論人之過。不自訟其過。嫉人之賢。已見賢。不思齊。有過不改。而必文。不稱其事。而增語與人計較。曲直喜窺人之私。乘與不肖者遊。好友其所教。試及已而思之。若一日去其一。則十日亦盡去矣。此言可深味。

○石崇以明妃曲教綠珠。而綠珠為崇死。喬知之以綠珠也。謂之失身。珠詞寄碧玉。而碧玉為知之死。趙象以綠珠碧玉事。謂之胡可。非烟。而非烟為象死。妾婦有情。適相感激。能以死自見。死於親。死後乃恨如此。第其死則非烟。不如碧玉。碧玉不如綠珠。而明妃投珠。玉更有多者。失身於胡。可惜也。春茲為書之用。激世之為男子知義。恆要之。其人者。

綠珠為得死正云云

○孟子與氏等君子之所樂三。而父母俱存為之首。至謂王天下有不與焉。事親之樂。蓋人生至幸。舉天下不足與易。而不可必得焉者。而吾二親得齊壽高堂。耦俱無恙。區區於愛日私當何如哉。古人有以貧養者。啜菽飲水。盡其歡。非心耳。菽水而九鼎三牲。手薄也。力之所至。有樂地也。韓退之乃因歐陽生而唱為離憂志樂之論。使功名士借口而違養焉。今有王陽李密吳起。庾純。温嶠。並生于世。吾不知其父母果孰為無離憂。其志樂也。舉天下物不足易吾事親之樂。而吾遠去膝下。必有得而後歸。曰為父母榮何哉。詹在京師。父有摘其詩謂他有所者。而退之美其以志養。志母乃曲為之地也。

乎黃庭堅和王稚川歸夢之詩。勉其歸養得朋友責善之義。春讀之而竊歎。以為賢於退之。以其能受人以德也。

○梁蕭允曰。禍之所來。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禍從何生。此名言也。

○劉夢得口兵戒。可以多食。勿以多言。不能無弊。易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今世觀觀富貴者。正如醉人弄酒風。觀者正可耐渠一餉間耳。

○懷麓堂詩文後稿。涯翁見付編次。凡為中貴作者。未去之。翁不以為忤。唐俱文珍永貞之事。非無功。韓昌黎

亦宗為六一全以

之時亦子又正以

瑞乃亦窮苦三字

陸之訓致感亦南

此約之房告夏賦

漢後字江彬等

外四家考動以祚

死揚止和等援之

原強文此以謂文

百識也

送之序詩。今在韓外集。李漢固有所不取也。太監張永

嘗書窮苦二字。請翁為之說。其中有可摘錄者。例難獨

番。今載其略於此。窮說云。按說文。窮之為義。亦多矣。為

極。為竟。為究。為塞。今姑就其所謂塞者言之。對富而言。

則為民之窮。孟子曰。鰥寡孤獨。皆天下之窮民。而無告

者也。對達而言。則為士之窮。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傳

曰。士窮乃見節義。民之窮者。必有待於上之人。書曰。子

惠困窮者是也。若士之窮。則自守而不外慕。論語所云

君子固窮者。孔子之言也。彼莊子乃謂孔子曰。吾諱窮。久矣。是豈知聖人者哉。韓退之作送窮文。稱智窮學窮。命窮文窮。交窮者。而卒歸于正。若虞卿著窮愁之書。段

成式為留窮之詞。唐子西亦有留窮之詩。皆士之流窮而不厭者也。說者又謂孔孟窮而在下。則明道於後世。周公達而在上。則行道於當時。故素貧賤。則行乎貧賤。素富貴。則行乎富貴。君子之達者。豈必窮之為尚哉。惟不忘此心。思以抹民之窮。振士之窮而已。某公遭盛時。居重地。位尊祿厚。固不可與窮者同日語。願能屏省驕。從儉節自奉。而於窶人貧士。輒揮斥金帛以相濟接。是可謂救民之窮。人有寸長尺善。必加軫念。延譽而汲引之。惟恐不及。是可謂振士之窮矣。然獨有大者焉。聞四方水旱盜賊。則為蹙然而不寧。有所推薦。一切付之公議。而不侵其職。茲方佐天子出政令。以宣德布澤。任賢

如古所謂問民疾苦者。暑不張蓋。險不乘輿。手撫瘡痍。口問疾病。如古所謂與士卒同甘苦者。公之心。蓋以天下為心。而不以一人之心為心也。予故以公之所自處者為說。公有味於斯言也哉。嗚呼。為是說者。亦為之窮且苦矣。

○離婁之明。不能自見其眦。烏獲之力。不能自舉其身。吾今致論於目眦可也。吾身之舉。庸無當道者邪。

○花開而少者悅。葉落而老者悲。老不知春。少不知秋。四時之運。而人情異焉。

○桂之蠹。不厭桂之辛而去之。蔗之虫。不虞蔗之苦。而集乎蜜。性所宜也。冰有蠶。弗彊。火有鼠。弗焚。吾何疑。

○春聞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物無定色也。漸蘭則芳，漸
鮑則臭，物無定臭也。入鹽可鹹，入醋可酸，物無定味也。
東家之西，西家之東，物無定方也。冬凝為冰，春釋為水，
物無定軀也。江南之橘，江北為枳，物無定性也。南之謂
鷓，北之謂鷹，在北曰狐，在南曰貉，物無定名也。厭頤在
頰，則好在頰，則醜，物無定形也。飴以養老，或以粘牡，水
以載舟，亦以覆舟，不龜手藥，以泝泝統，或以功封，物無
定用也。是在君子擇之而已矣。嗟乎！人其慎所擇哉！

○秦少游云：美妓有眇一目者，貧不能自贍，乃計謀與
母西游京師，或謂之曰：京師天下之色府也，若具兩目，
猶恐往而不售，况眇一焉，其瘠於溝中矣。倡曰：諺有之，

心相憐，馬首圓，以京師之大，豈知無我儂者，遂行抵梁
舍濱河，逆旅居一月，有少年從數騎出河上，見而悅之，
為留飲宴，明日復來，因大嬖，取置別第中，謝絕姻黨，身
執爨以奉之，倡飯，少年亦飯，倡疾不食，少年亦不食，囁
嚅伺候，曲得其意，唯恐或不當也。有書生嘲之，少年忿
曰：自余得若人，還視世之女子，無不餘一目者。夫佳目
得一足矣，又奚以多為？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
世之以惡為美者多矣。何特眇倡之事哉？見淮揚雜禎
云：錢唐倡家女，有美而啞者，教以琵琶、箏、篳篥，及七盤舞，
蹈之伎，靡不精審。既算，貌益揚，藝益工。京師有大木賈，
適焉，求見，即大喜，倍價聘之。左右曰：娼以聲取悅，啞而

信價以聘，何過愚。賈笑曰：婦類以長舌敗人之家，內說寢而後家可長。子聘無長舌，不聘工歌且笑，遂挾之歸京師。賈侍姬百十人，聞啞倡至，皆掩口胡盧之。未幾，啞倡寵顯門，賈一飲食，非啞倡不耳。啞娼亦心自語曰：不聾不啞，不家娜，侈然自隆重，宴享非尊，右不居，服飾非珠玑，不御諸姬，雖心忌，又成德，其不能言，皂白於主，故又心幸之，使啞倡才色工之，以語言文章，則所遇未必爾。借遇亦犯倡，求其終身榮者寡矣。士以語言文章遇主，而訖以為身之仇，孰愈啞倡邪？見銑集噫，人情有所著，倡雖一目，猶為之惑溺，意有所在，倡雖不能言，不失其為婦也。春故並未列之。

燕泉何先生餘冬序錄室辜卷之三十七

署州事衡州府推官黃齊賢

柳州知州張汝賢

仲尼之門，當時有疑其雜者，其徒曰：穩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程子曰：仲尼聖人，其道大，當定衰之時，人莫不學之，後弟子各以其所學行，異端遂起。至孟子時，不得不辯也。

○楚恭王出遊，亡烏鵲之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家語公孫子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也。劉向曰：仲尼所謂大公也。說苑或問

人遺人得而勿求。是乎。自弓而推。則有大於弓者。先儒有言。王亡其夫人而勿求。不可也。桀紂所失之天下。即湯武所得之天下也。而一切弗恤。其可乎。紘呂氏春秋曰。荆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天下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萬物皆欲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以始。此三王五帝之德也。嗚呼。衡言如是。則何所不至矣。春以是知所以論楚王者。非孔子之言也。老聃氏之徒之言也。

楊也。子之墨翟。○陽朱墨翟之徒。相與言。見列子之書。墨之徒謂陽之徒曰。子佛也。子徒曰。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之言。問

關楊。墨即

未入中國。以

當

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孟子闢楊墨。不及老氏。先正謂關楊即是關老氏也。觀於此信矣。

○列禦寇書引黃帝之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縣縣若存。用之不動。今不見黃帝之書。而其言載於老子。任章告魏桓子。引周書曰。恃歆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今周書無此語。而亦見於老子。然則道德五千言者。豈直老氏之語耶。

○悔菴嘗言老氏術。將欲取之。必回與之。方無用時。自處卑退。為人所易及。殺機一發。所向無能當者。張子房則其學也。峽關之戰。與秦將方連和。忽乘其懈。擊之。鴻溝之約。與項羽已講解矣。忽曰。軍殺之。此其柔弱之發。

子房只以功為處其計策只三兩次高祖之業遂成他日又曰古人有
王叔不坊用詐為
者以今觀之可謂甚疎如勸帝與羽和而復伐之成何
不若使帝與羽正
意智只是偶然使一番後第二番又使得勝耳他日與
門人天及養虎自遺患事或謂子房當時若棄此機會
即事未可知先生曰既為此事從先便合莫與講解既
講解即不可為又曰若只計利害即無事可言者夫行
一不義而得天下君子之所不為也老氏術子房用之
而成固不足貴矧亦只是偶然安知學之者之不以敗
乎晦菴之論子房或疑前後似少不同然不取其學術
一也春故合而著之以附子房傳後嗚呼老氏術險矣

手子房所謂智者不過僥倖如此世之人處天下事何
用多術為哉

○老氏之學如其書所謂因者君之綱已是奇術而又
有甚者云後其身而身先身果安於後乎而又有甚者
云將欲取之必故與之與之者果與之矣乎其學機穽
如此先正嘗論老氏凡事退步保嗇精神不肯自為其
自為必先求自便一毫未便則亦不肯為也

是計便且不肯把手做又云全不肯從精神又云自家
做得十分穩便方肯做才有一毫於己不便便不肯做
蓋推見其心如此他日謂張子房處已謀人皆老氏學

子房多陰謀凡事不自為語錄子房為韓報仇兩次皆不自做後未定太子却自慶
閑地畢竟是而邵子持稱之稱老子得易之躰稱番侯
黃老之學

原旨之學如用善藏其用而詩篇所以詠贊之者尤至夫抵子房學出

大則為張子房老氏而康節復如子房若見用時機權術數有所不免

則許首句孔明邵學質諸先正其未醉乎語錄康節之學似老子與子房相近本是出未有為的人

一亦復崇一輩不反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康節所樂朱

家之說或問康節與陽氏為我何異朱子笑而不言意

即子學術物象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霸大鋪舒何等入豪猶可議

如此甚矣入學之門不可以不正也

○朱子言陶淵明亦是莊老真西山曰子聞近世之評

詩者淵明之詞甚高而其旨則出於莊老康節之謂若

卑而其旨則原於六經以余觀之淵明之學正自經術

中來故形之於詩有不可掩如榮水之憂逝水之歎也

貧士之詠簞瓢之樂也飲酒末章有曰羲農去我久舉

世少復肯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淵明之智及此豈

虛玄之士可望耶雖其遺榮辱一得喪有曠世之風細

玩其辭時亦悲涼感慨非無意世事者或者徒知義熙

以後不著年號為耻事二姓之驗而不知其拳拳王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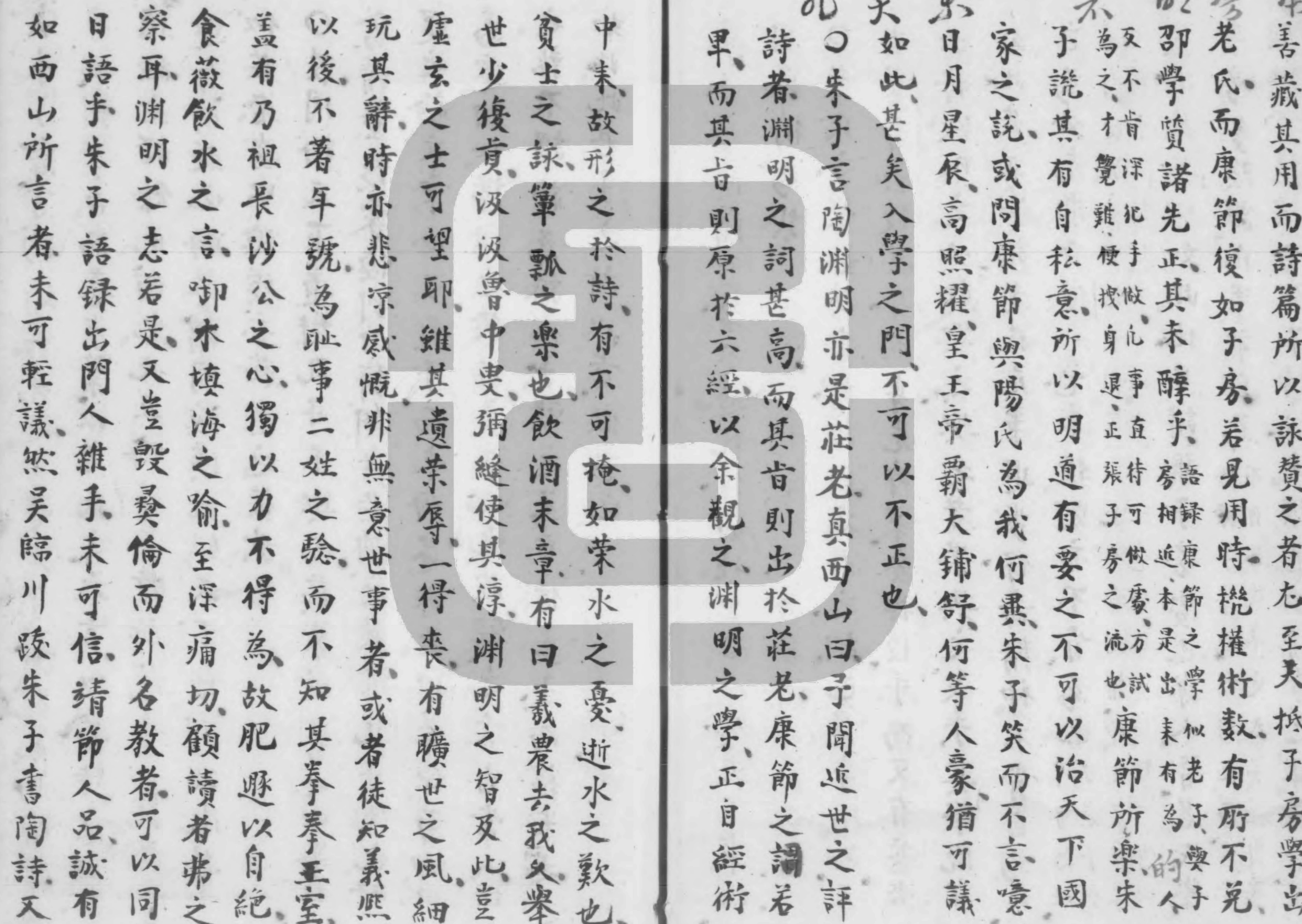
蓋有乃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得為故肥遯以自絕

食薇飲水之言啣水填海之喻至深痛切顧讀者弗之

察耳淵明之志若是又豈毀彝倫而外名教者可以同

日語乎朱子語錄出門人雜手未可信靖節人品誠有

下國為之說也



云朱子嘗言陶靖節見趣多是老子意觀此寫陶詩四首與劉學古而卷末繫以老氏之六言以其詩意出道德經之緒餘也何也此直晦菴一時所見意如此耳非遂有所貶也晦菴謂周漁溪拙賦天下拙刑政徹其言似莊老豈以漁溪亦莊老之徒哉

○莊周論天下道術孔子不與而蘓東坡善之以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閔尹老聃之徒非孔子比也韓退之論文章必及孟子而朱晦菴非之以屈原荀卿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非孟子比也莊韓之書自常人觀之孰不謂莊為詆孔子韓之為尊信孟子而蘓朱之言如此此君子之所以貴徹言也

○莊子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

○王坦之當祖尚老莊之世著廢莊論不為無見然文度所尚乃刑名之學其於吾道均之無所見也

○晦菴謂蘇黃門古史如論莊子三四篇譏議夫子處以為決非莊子書其考據甚精密春按此非子由語古史云子聞吾兄子瞻此乃東坡莊子祠堂記中語也

○蘇籀記樂城遺言云公為講老子數篇曰高於孟子二三等矣不知所見高處是何語又云公解孟子至浩然之氣一段曰五百年無此作矣孟去蘇千二百餘年不知中間五百年作者謂誰

○吾聞之莊子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淮南子

曰浮空一壘，體具衆微，從之成一拳石，積此以往，歸然成山。夫物則小矣，而取之有節，可無盡藏，積之弗已，可極尊崇，人可不自愛哉。莊之言，洪景廬深是之。淮南之言，黃庭堅誦之，理到故也。

神僊家名凡

辭之說子晉或

曰之

○古今言壽者，必曰喬松，謂赤松王喬也。王喬周太子晉也。按汲冢書，師曠見周太子晉，太子曰：聞汝知人年，壽幸以告我。師曠曰：汝色赤，汝聲清，大色不壽。太子曰：余後三年當上賓於帝，汝慎無言。殃將及汝。時太子年十五，後三年而卒。計其年，曾不得為長殤，而神仙家以為最始得仙者。古詩云：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豈其然乎？以是推之，韓退之所謂神仙有無何渺茫，春前所

謂以天死為長者多矣。劉向列仙傳：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善吹笙，作鳳鳴。浮丘公接引上嵩高山，二十餘年，仙去。東序云：王子喬，其志忽然，上登，舊說：浮丘公携與乘鶴，共登嵩高山，此事不同。解化時，年正是十五歲耳。

施存之，以詣去

者七十子，以詣去

知者但孔子不

以感世人耳

○真誥：施存者，齊人也。自號婉盆子，得道變化景之道。今在中岳，或少室，往有壺公，正此人也。然未受太上書，猶未成真焉。其行玉斧軍大符，是其所受之枝條也。施存是孔子弟子，三千之數。注云：三千之限，有此人而不預七十二子列者，明夫子不以仙為教矣。

○貞誥：世人有知鄴都六天宮門名者，則百鬼不敢為害。歌臥時，常先向北祝之，三過，微其音也。祝曰：吾是太上弟子，下統六天六天之宮，是吾所部，不但所部，乃上

設鬼神

帝之所主。吾知六天宮名門。是故長生。敢有犯者。太上斬汝形。第一宮名紂絕陰天宮。以次東行。第二宮名秦然諒事宗天宮。第三宮名明晨耐犯武城天宮。第四宮名恬然罪炁天宮。第五宮名宗靈亡非天宮。第六宮名敢司連宛屢天宮。止乃琢齒六十。乃卧辟諸鬼邪之氣。如此。堵項梁成豐都宮。頌曰。紂絕標帝晨云云。蓋出此。三過也。道書三皇經曰。凡齋戒三事。以定心口身之業也。○道學傳。劉政。沛人。高才博物。尋考異聞。得養生之術。餌丹。年四百歲。政即向也。向列仙傳叙。初武帝好方士。淮南王安亦招賓客。有枕中鴻寶之書。先是安謀叛。誅向父德。治淮南獄。得其書。向幼而讀之。以為莫及。宣帝

考西漢七向一
古有四百餘年

即位脩武帝故事。向與王褒等進侍左右。向又見淮南鑄金之術。上言黃金可成。上使向與典尚方鑄金。不驗。下吏得戒死論。至成帝時。向司典籍。見上頗脩神仙事。遂脩上古以來。及三代秦漢傳。採諸家言神仙事。不圖子政乃如此。

○洛陽人相傳。明道先生嘗憇一僧寺。夜聞察察聲。燭之。乃鼠於佛臍中。銜一書。款出取視。乃丹書也。先生如鍊之。鍊月餘。人見其屋有光。以為火。往救。非火也。因不若。至常人得之。則復鍊。以將成之。丹塗銀器。即成金。或諷令服食。先生曰。吾腹中安可著此。一道士擬傳之。比至先生已易篋矣。夫神仙脩鍊之事。理蓋有之。明道得丹書。而煉

為寫黃帝真

者不過欲證明此理何如耳其曰吾腹中安可著此則是朱子所謂恐逆天理偷生不安意也

○張永德寓睢陽時有書生隣居臥疾永德療之獲愈生一日託永德求求五兩既得即置鼎中煮之成中金自是日與永德游一日告適淮上永德送行數舍求藥法生曰君當大貴吾不吝此慮損君福及後永德為將屯下蔡自出騎射淮民環視有一僧睥睨永德召之乃睢陽書生也夜宿帳中復求前術僧曰始語君貴今不謬矣終能謹節當保五十年富貴安用此為宋史永德本傳范文正居南京朱家時學於府庠同舍有病者文正為療之病亟囑文正曰吾無以報子平生有一術遊遠方未

嘗窮乏術之力也今以遺子因授藥一囊方書一小冊

文正不得已留之未嘗取視後二十年得其子還之封

識宛然孫公談圃及東軒筆記此事當時記者非一文正之賢固

非永德之所能及也胡宿少與一僧善僧有秘術能化

瓦石為黃金且死將以授宿使葬之宿曰後事當盡力

他非所願僧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楊楷為漢州寧事

判官道遇術士曰君知有化瓦石為黃金者乎就楷試

之既驗教授以方楷曰吾從吏祿安事化金哉術士曰

子志若此非吾所及也竇舜卿監平鄉縣酒稅有僧款

授以化未為白金術謝曰吾祿足養親不願學也俱見宋史

傳是三人者皆能不為此吾知文正之賢固不足以此

稱其難也。獲黃門龍川略志載其兄子瞻從事扶風時嘗入開元寺觀畫古壁有二老僧邀過院曰貧道有一方能以朱砂化淡金為精金當傳人而患無可傳者知公可傳故款一見子瞻曰吾不好此術雖得之將不能為僧曰此方知而不可為公若不為正當傳矣是時陳希亮守扶風常於此僧求方而僧不與子瞻曰陳卿求而不與吾不求而得何也僧曰貧道畏其得方不能不為爾貧道昔嘗以方授人矣有為之即死者有遭喪者有失官者故不敢輕以授人即出書曰公必不肯輕作但勿輕以授人如陳卿慎勿傳也子瞻許諾每視其方西視其分

雜當再烹之後偶見陳卿語及此僧遷應之曰近得其色勺乃止方矣因具道僧不款輕傳之意陳固請不已與之陳試既驗矣子瞻悔曰某不惜此方惜負此僧耳公慎為之陳姑應曰諾未幾生受鄰郡公使酒以贓敗去子瞻疑其以金故深自悔恨後謫居黃州陳子慥在黃子瞻問曰少卿昔竟嘗為此法否慥曰吾父既失官至洛陽無以買宅遂大作此然竟病指癱而沒乃知僧言誠不妄也然則開元寺僧不款輕傳之意蓋深懲於授人而為之得福者豈非睢陽生不應求德之求所謂慮損君福故耶子由又言謫居筠州時有蜀僧儀介者師事克文禪師文之所至輒為脩造所費不貲而莫知錢所從來

文秘其術。問之不告人。介與省聰禪師善。密為聰道其方。大類扶風僧所傳。然文未嘗以一錢自利。故能保其術而無患。而孫公談圃記子由嘗為黃白術。先治一室。甚密。中置大爐。將舉火。見一大猫。據爐而瀨。頃更不見。子由以為神仙之術。天使濟貧乏。待其人。然後得。子非其人。遂不復講。若子由其人。固亦能不為此者也。

如鬼者之者以謂

○仙傳載彭祖年八百歲。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如此亦何用多壽為。梁蕭映被徵。見鍾離人顧思遠。在部伍。多壽。可為多子。中甚老。問之。對曰。年一百一十二歲。凡七娶。有子十二。死亡畧盡。今唯小者。年已六十。又無孫息。家闕乏養。是以行役。南若人者。其情益苦甚矣。宋張耆少給事。章聖

二十四人中。以一支家

潘邠起家。歷官待中。太子太師。致仕。福子富貴。壽齊。至

之七子。及不。如。一子

七十五子。二十四人。女三十一人。第八子得一。知貝州。

全無。之。為。愈。以

王則反。不能死節。又為之制定儀注。伏誅。其父抑鬱而終。一子不肯。遂隳家聲。清波雜志是亦多男子之累也。

○傳燈錄。伽耶舍多。至一婆羅門舍。自扣其門。舍主多羅曰。此舍無人。尊者曰。答無者誰。多羅開闔。延接。朱子為門人。包揚言。浦城一道人。常在山煉丹。後因一日出。神乃祝其人云。七日不返。特可燒我。未滿七日。其人焚之。後其道人歸。叫罵取身。揚云。嘗聞張天覺有一事。亦然。鄒隱峯一事亦然。其人只管討身。隱峯云。說的是。甚麼。其人悟謝之而去。擇氏通鑑。鄒隱峯禪師。因燒

未師云爾生和死即傳曰死也師云爾既死矣竟命者誰僧謝曰我已得無生乃忽不見春按齊東野語載貞西山事正有此異貞浦城人也先是有道人於山間煉丹將成語童子曰我今入定或十日五日即還謹勿移動我屋子後數日忽有扣門者語童子曰汝師已死今為冥司所錄不可歸留之徒臭腐耳童子不悟為魔遂舉而焚之道人旋歸無及繞菴呼號我在何處如此月餘有老僧聞其說厲聲答之曰你說尋我你却是誰於是其聲乃絕時貞母方娠忽見道人入室遂產西山悔菴之所言者豈其西山事耶西山生宋淳熙間此言楊其特記錄者

○尉遲渥中朝故事載鄭亞偶妻亡魂生政事甚恠而牛僧孺出恠錄常參軍饒州田先生之遇與亞事正同乃理之不可究語者豈彼或有是事而此相附會耶特先者妄傳而後復虛撰之也

杜之仙為鬼家

○唐之岳州石老當時傳其化為白鶴翔雲而去有為續仙傳以記之者元之瑞州鄭仙姑當特傳其紫雲接引乘空而去鄉里為立祠祈禱靈響遠近震動作會千

杜之仙為鬼家

人後得其實則石老以病死其尸為其子沉之於水鄭仙姑因與人私奸其父醜之宛轉售之旁邑出尸於水

杜之仙為鬼家

歸人於榜邑而誣始白今之厚誣於世者安知不有如是者耶古今傳神仙事多矣韓退之謝自然詩可破諸

者曰王女則曰娘此皆妄然自然非公同時事公獨於自然發論者諸仙歷代

正史未嘗言及而庾書載蜀有女道士謝自然白日上
升故不得不辯之耳

○自古有天下國家必脩天地百神之祀以為生民祈
福祥弭災厲故祀為國大事後世祀事不專領之禮官
而道家者流其徒度於有司所謂道士者上必擇石行
脩有法術其人使居宮若觀以典司之京邑之宮觀於
是不得不盛而天下名山勝地皆崇飾焉宋宮觀使閭
用使相提舉洎元至今則一從道士選授秩至員人者
主之珠庭琳館香火足賴厥任既重矣哉今都城顯靈
宮舊為大德觀蓋朝廷以脩天地百神之祀之地也具
小院曰
真人虛白嘗受職典司祀事春

嘗與為方外交春嘗和虛白神仙事虛白不答春曰道
家者流有在神仙上者有在神仙次者子將奚處虛白
又不答世皆知道家以清淨無為為本其學不出二言
靜虛而已至虛極守淨篤若無與人世事而其用未嘗
不自脩己而推之以應於世是故其言又曰道之真以
治身其緒餘者乃以為國家天下惟其能以治身以為
國家天下也是故先正謂伊尹太公辛甲鬻子管子蚡
子與夫兵謀之書無不可附老氏言者而其流乃為神
仙為法術為符籙科教遂大與玄真異世皆議其僉降
益春竊以為神仙事者彼治身之一能而法術之事
符籙科教之事不上星辰呼吸陰陽奔走風霆驅使鬼

物以祠以禱以攘以榮故蘄有利乎人斯為之柳亦其
撫世酬物之餘智事則異而異不無近焉者也漢張子
房佐高祖成帝業儒者論其得於黃老為多曹參相齊
聞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公為言治道貴清淨而
民自定齊以大治及後相惠帝遂臻寧謐之化文帝有
作元默恭儉號漢守成令主後世復有是君是臣何緒
餘土苴之足累然自漢而下如子房蓋公其人吾未諸
道家不數數得也宋陳希夷被召太宗朝既見而退告
時宰曰搏不知吐納術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於聖世
今日正是君臣同德政理之時動心脩煉無出於此然
則神仙之事又足為今日聖君賢相告和是不足去又

况下是事邪雖然後世則既有領祠禱事提舉脩祀之
地之人矣而能為生民祈福祥弭灾厲豈非治道之一
助視彼棲息幽僻熊經鳥神獨區區此生謀者果誰賢
也於戲宇宙間人無有其心不靜不虛而能以脩于己
應于世而無謬者曰靜曰虛蓋儒者之學而老氏所言
心原理奧有契於吾學者也虛白之賢其有契於此乎
春也觀茲觀額有感焉遂詮次其語而記之

○世人學長生者莫不祖於黃老而稱長生有道術者
莫不歸諸神仙然則神仙之事其足盡黃老之道乎軒
轅氏古之聖君功繼開闢萬世仰戴若鑄鼎煉丹騎龍
升天事傳記荒唐非所 周柱下史蓋有道之士吾

夫子嘗問禮焉。閔令尹喜函谷所遇。不知即其人否。夫
子刪書。上弗及三皇。而易稱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
治。至莊周。乃載黃帝問道崆峒之事。黃帝書。若內外經。
太素明堂等篇。以養性怡生為首。先儒疑周秦間人作。
然非為無本也。老子道德五千餘言。太史公謂無為自
化。清靜自正。漢治不能不此乎資。其各神章。與列禦寇
所述為黃帝書者。無異詞。夫黃老固微神仙之事。所能
盡。而長生實其說之所為出。今道家有全真教。以老氏
為宗師是也。而又有正一教。所謂道術者。按老氏書止
五千言。今道家經典。託名太上。凡數十種。乃老氏之徒
所為。其亦老氏之緒餘乎。

序錄卅七卷尾一

燕泉何先生餘冬序錄之極如卷之

外篇

署州事衡州府推官黃齊賢

柳州知州張汝賢

重刻

韓退之與佛者大顛遊。見其所與書。及與孟簡書。而朱
子為考論之詳矣。退之所謂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始
終定力有在。何可誣也。孟氏死。吾道不傳。漢晉以來。老
佛盛。退之其時。有能言其害過於楊墨。如孟氏言陽墨
之害。率禽獸而食人者乎。有能推尊孟氏。其功者乎。有
能以孟氏自待者乎。退之嘗謂人云。自度若世無孔子。
不當在弟子列。天不欲使茲人有知。則吾命不可知。如
使茲人有知。非我其誰。退之蓋自待以孟氏子矣。其云

父人里字注者

志也祥共以通而

典為勸政其有

儒者其明不

如涉蹤以驗以

不量力欲全於已壞而世莫救者知籍湜輩不能不叛去耳退之門人何似而敢異道由已而傳耶退之亦豈真知道者然不因一摧折自毀以從於邦之言如之何可誣也退之平居著述敵人必人書必大居必廬而後先王之道明若是勁也佛骨一表慷慨極諫指天誓死其臨事又若是烈也嗚呼退之豪傑哉有宋周程繼起以為之先者自不能無取焉而程門高第謝游揚議論朱子已議其流於禪學劉絢朱庭述作未闡呂叔張緝亦學禪而早卒尹和靖者事伊川二十年視諸公為最久後死於伊川二十年與楊為最壽而質鈍才短無所

發越程門傳道之難其人且如此而可責退之手而可責籍湜輩之不叛乎宋儒記和靖在從時朝士迎天竺觀音於郊外尹與往或以為問尹曰衆人皆迎某安敢違衆又問然則拜之歟曰固特拜曰不得已而拜之歟抑誠也曰彼亦賢者見賢斯誠敬而拜之美春嘗謂尹不當有此事為此語疑記者妄誤後觀朱子語錄云和靖在虎丘每旦起頂禮佛念金剛經有候和靖者值其看金光明經問何故看此曰母命不敢違乃知迎觀音而拜皆實事也尹素見君爾其又敢違衆耶朱子謂二程門人有悖其師說而流于老釋者和靖蓋不能免而伊川稱找死而不失其正惟尹氏子其然乎此春之

所以有感於昌黎也

○前輩高人交游中，有不絕僧者，或說之，僧亦人耳。韓退之送澄觀詩，我欲收歛加冠巾，送靈師詩，方將歛之道，且歛冠其顛然，則愛其人，則當人其人可也。唐末張榮，嘗為僧，後還俗，應舉為趙崇凝所抑，或曰劉軻蔡康，非僧乎？趙曰：劉蔡作僧，未為人知，翻然貢藝，有何不可？張榮衣冠子弟，無故出家，不能參禪訪道，乃於簾前進詩，希望恩澤，如此行止，豈掩人口？某十度知舉，十度斥之，夫張收之桑榆而趨，反惡其初服，何其與韓異也。昔者賈島不失為詩人，成汭李罕之不失為賢州牧，即將入其笠而招之，不可也。鮮于鳳以逸才為薛能柳玘所

以爲人逃禪之驗，柳玘之見，和富鄭公居洛，喜人出家，蘇東坡以畜髮為

參寥子，而子由以削髮為俞才老，勸吾不知其何也。

王旦為宋相二十年，及死，自云無狀，欲祝髮緇衣，以塞

素志，家人欲從其言，惟婚蘓者力排而止之，旦之自知

其無狀也，其從天書之過乎，而遺命荒悖，乃至此，旦所

但神畢，這而好伴，謂不必善終者，者不從亂命，有功於此翁矣。

○吳曾漫錄載程明道語云：今僧家讀一卷書，便要經

中道理受用，儒者讀書，却只閒讀，都無用處。又云：明道嘗至天寧寺，方飯，見趨進楫遊之盛，嘆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或疑非明道所宜言，明道於此，其不有所感歎

浮出之言

朱子語錄。門人說僧家有規矩嚴整。士人却不循禮。朱子曰。他是心有用處。今士人雖有好底。不肯為非。亦是地資質偶然如此。要之其心實無所用。蓋此意也。然則吾人而不如僧可乎。

系身事功。務加不
為。以。求。子。出。終
亦。即。也。後。二。未。始
百。年。因。心。如。心。也。
為。念。

○程子言人固可以前知。然其理須是用則知。不用則不知。知不如不知之愈。蓋用便近二。所以釋子又謂不知。是野狐精也。然則二程所以不從邵氏學者。其大段有在也。

○黃山谷教人尊信禪和。以為勝從文章之士。學綺言妄語。增長無明種子也。山谷蓋無得於吾儒道學故也。山谷平生綺言妄語。不為出矣。然一見聰演筆。即自悔。

文章之士。使有得於道學。當復何如。山谷答濂溪居士書云。文字之款。以所聞改作。多病懶放。因循至今。張南浦遣人行邊。作就大字。書往不審可意否。知命學道絕不知蹊徑。今之學道者。類皆然耳。往雖久在江南。能明此事者。不過三數人耳。頗有聰明。善於般若文句。似與經教不悖。或苦行孤潔。或放蕩獨往。劄著並不知痛痒。可歎也。公既在湓城。可那工夫。過山致教。歸文宗老。此人極須傾益。乃肯動于不然。祇以賓客待耳。真實道人。不易誠直。須高著眼目云云。用云文字。當是濂溪辭說者。謂此作能道有道者胸次。山谷胸次。蓋不凡矣。知今山谷弟山谷。他與人書言。不樂靜居。而有流。就燥。

聖人不能易其性之歎其沒也與人書又有痛其狂心未歇倉猝捨壽之語即其人可知江南三數人山谷之謂學道者空門中人耳而以致教文老為濂溪勸不知濂溪始與山谷書作何語而山谷乃以此語答也然則山谷豈知學道者哉豈真具隻眼能識濂溪者哉

○山谷嘗言利衰毀譽稱詭苦樂此八物無明種子也人從無明種子中生連皮帶骨豈有可逃之地但以百年觀之則人與我及彼人物皆成一空古人云衆生身同大虛煩惱何處安脚細思熟念煩惱從何處來有益於事有益於身否八風之波渺然無涯而以百年有涯之生種種計較款利惡衰怒毀喜譽求稱避詭厭苦逐

樂得之又自有宿因決不可計較而為之且騰馬逐至於漸盡而後休不可謂智也亦不知近道之塗亦窮於是此山谷自得於學佛者今人聞伊洛之緒論知學佛為可恥然何曾似渠用王_五解說到此地位所謂五穀不熟不如稊稗者也

○道山清話黃庭堅嘗過范景仁終日相對正身端坐景仁言吾二十年胸中未嘗起一思慮二三年來不甚觀書若無賓客則終日獨坐夜分方睡雖兒曹謹呼咫尺皆不聞庭堅曰公却是學佛作家公不悅按李廌談記東坡曰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慎戒節嗜款一物不芥蒂於心却是學佛作家然至死不取佛法廌謂

佛之為教，知於景仁，雖不學佛而達佛理，雖毀佛罵祖亦不害也。春曰：

儒之為教，知於景仁，雖不學儒而達儒理，雖毀儒罵祖亦不害也。春曰：

不取也。程氏外書謝上蔡受學於明道，此生志甚篤，而

明道猶以其學心口不相應，謝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

每見人靜坐，便歡其善學。二程豈學佛作家耶？

○楊子謂儀秦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韓子謂老佛道

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

○莊生有言：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佛云：細為

微塵，至鄰虛塵，析彼極微，色

取物不同，其義一也。

○釋道經呪，其教謂人誦之可辟邪惡，自是理乎？人心

有所依歸，不動他慮，邪惡之氣常自退避。誦經呪而解

邪惡者，非經呪之力，人心內定之力也。今術家有謂乾

元亨利貞入呪語者，聖人之言，豈為巫覡用哉？而彼乃

竊之以神其術，推此可知。北齊推會任助教時，嘗夜獨

乘驢出城東門，鐘漏已盡，忽有一人牽頭，一人隨後，有

異生人，漸漸失路，不由本道，會心怪之，誦易經上篇一

卷不盡，前後二人忽然離散。然則吾易豈是禦鬼之書？

陳徐陵子份，性孝弟，陵嘗疾篤，份燒香泣涕，跪誦孝經，

日夜不息，如是者三日，後疾豁然而愈。然則孝經豈亦

釋道祈禳之典乎。此事真載正史。此理蓋可悟矣。

○晉王坦之傳。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

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

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

見。真怪之事。前輩著錄紛紛。而此特見正史。其然乎。宋

劉亮傳。亮在梁州。嘗迎武當道士孫道胤。令合仙藥。至

益州。秦豫元年。藥始成。而未出火毒。孫不聽。亮服。亮苦

欬服。平旦開城門。取井華水服。至食鼓後。心動如刺。中

間便絕。後人逢見。乘白馬。將數十人。出關西行。共語分

出。其言曰。將有道。此乃道家所謂尸解者也。其然乎。韓退之所志李博

士慕文門人。若謂之尸解者。豈不可也。意彼史氏亦何

尸解即是死。苦而為左氏之誣也。不可曉矣。

○司馬溫公行狀。公博學無不通。不喜釋老。曰。其微言

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元城語錄載溫公謂吾欵

扶教耳。朱子曰。溫公也。看不破。只是便凭地說。又曰。前

輩有謂闡釋氏為扶教者。安在其不妄語也。

○十國紀年序。劉恕不信浮屠說。以為必無此事。曰。人

如居逆旅。一物不可無。去則盡棄之矣。豈得齋以自隨。

哉。可謂知之明。而決之勇矣。師友談記。東坡謂王寔王

寧曰。頃有一老人。未嘗參禪。而雅令禪理。死生之際。極

為了然。一日大會親友。酒闌語。衆曰。老人即今且去。因

援衣正坐。將奄奄焉。諸子號曰。願番一言為教。老人曰。

此理即是

解

心動如刺

飲

法部

尸解即是死

恰是物理

本款無言。今為汝懇。只且第一五更起。諸子未遇老人。惟五更可以勿當自家事。日出之後。款勿當則不可。化。可將何者去。諸子頓悟。請二君與韓持國。但言某請。持國。勿當自家事。與其勞心聲酒。不若為可以死時將。得去者計也。坡之謂死時將去者。其又在何物耶。
○宋文同之卒也。崔公度見同南京。同曰。吾聞人。不妄。諸者。舌可過鼻。即吐其舌。三疊之。如餅狀。引之。至肩間。公度大驚。及京中。傳同死。乃悟所見非生者。此是載宋正史。與可亦公度。以不妄。正款實所見。爾亦云。異矣。全光明經。諸佛於無量劫。常說實語。以不妄語。故出廣長。物。

舌能覆於面。覆瞻部洲。及四天下。能覆一千二千三千世界。普覆十方世界。然則與可所聞者。豈其是也。
○天地間萬形皆有弊。惟理獨不朽。而佛氏亦曰。一切諸法。皆有破壞。唯有法身。常住不滅。雖與吾說。若不盡同。然所謂法身。亘古今。彌宇宙。到處充滿。而無壞者。豈拘於形。而外於理哉。
朱子語錄。問彼大槩。款以空為他。昧曰。他也不是。款以空為。地。萬物皆歸於空。這空便是說這物事。裏面本空。着一物不得。

○佛書有銘義。木義語。或問木義。楷何曰。汝被我解釋。有伽邪舍多尊者來謁。因風吹殿角鈴。聲難提。試問鈴鳴。邪風鳴。邪舍多曰。非風非鈴。我心鳴耳。難提曰。心復誰手。舍多曰。俱寂靜故。難提曰。善哉。慧

耳難提曰。心復誰手。舍多曰。俱寂靜故。難提曰。善哉。慧

能大師寓廣州法性寺因風颺刺幡二僧對論一云幡動一云風動師曰風幡非動動自心耳二僧聞語悚然異之釋法之傳大段如此靜慧可見菩提達磨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師曰將心來與汝安可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吾與汝安心竟僧璨見可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可曰將罪來與汝懺璨曰覓罪了不可得何曰我與汝懺罪竟道信見璨曰願和尚與解脫門璨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璨曰何更求解脫乎此其心法也

釋子亦云不故得緣覺菩提上智現故得善提菩薩上上智現故得

爾佛氏誨諸國人於其經典一句

一頌一品一部皆當一心正讀誦正聞持正思惟正修

習吾輩日對孔氏之書而可自玩易乎

金剛經曰善哉善哉

○那羅王及善才童子或現可愛或現可畏事雖不同其款教化衆生一也

任眉同一慈也

日開敷亦各有所宜耳

○金石之性堅不可易水性遇冷成冰逢火便熱佛氏不取金石而取於水謂人有定性者諸法悉皆不成無此定性一切皆成何其恃也佛氏之教學在定力乃不取人有定性然則然定性者其能有定力歟他日論學佛者又在有堅固性有堅固力所謂堅固力則定力也堅固性與定性何正

○鏡裏之形。非內非外。夢中之質。不有不無。病眼顛倒見如此。

○鏡裏之形。無體而全。因外境。水中之月。不實而虛。現空輪。認此為真。愚之甚矣。

放。屠刀立地。奉伴。

○屠兒廣額。日殺千羊。而能發心成佛。於諸大菩薩及

菩薩。是阿羅漢之先。一日克己。天下歸仁。固有此理。

以。固。有。此。理。

○天附乎地。地附乎天。天地自相依附。先正此言如何。卓安地上。地安天上。便是此意。釋家者曰。風輪能持水

輪。水輪能持大地。令不壞散。是故說地輪依水輪。水輪依風輪。風輪依虛空。虛空無所依。雖無所依。能令三千大千世界。而得安住。豈不有見於此意乎。

○佛氏所言。處童子地。其軻書不失。赤子之心。之意。歟。於果報無希望心。於榮好無羨慕心。於因緣無迷惑心。而赤子之心。可不失矣。佛言。我當自修正行。亦勸於他。令修正行。君子與人為善之謂也。又言。若不能自修正行。令他修者。無有是處。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之謂也。譬如衆水皆同一味。隨器異故。水有差別。

○佛首先謂之定果之光。雖劫風亦不能動。春曰。火之光影。所以四照者。皆無所動。風能動者。其焰而佛之所謂定光者。固光影也。余嘗有與夜行。隔紗見尊火四射。光影因悟此定光說也。

○達制心或勸其奉佛。對曰。吾不知佛法。惟心無私則

近之矣。宋林昉田間書事神不若心。心在斯神在。舍心而求神。神有不神者矣。

○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此佛法也。烏窠云。三歲孩兒說番。八十歲老人行不得。性空師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黃山谷謂洪龜父云。古人此言至言也。山谷與龜父書。忘其為性空長老言也。

○釋大安在瀉山。三十來年。只看一頭水牯牛。若落路入草。便牽出。若犯人苗稼。即鞭撻調伏。既久。可憐生。如今變作箇落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迥迥地。趕亦不去也。人須務心學。須識取。

○有漏若海。願超越。無為樂海。願常遊。現在福海。願恒蓋。當未智海。願圓滿。佛氏之心。未必無所貪也。

○金光明經。如意寶珠品。爾時世尊於衆中。告阿難。陀曰。汝等當知。有陀羅尼。名如意寶珠。遠離一切灾厄。亦能遮止諸惡。雷電過去。如來應止等覺。所共宣說。我於今時。於此經中。亦為汝等大衆宣說。能於人天。為大利益。哀憫世間。擁護一切。令得安樂。特諸大衆。及阿難。他聞佛語已。各各至誠。瞻仰世尊。聽受神呪。佛言。汝等諦聽。於此東方。有光明電王。名阿耨多。南方。有光明電王。名阿鞞嚩。西方。有光明電王。名主多光。北方。有光明電王。名蘊多末尼。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聞如是電王名。字。及知方處者。此人即便遠離一切畏怖之事。及諸灾

橫悉皆消殄若於住處書此四方電王名字於所住處
無雷電怖亦無灾厄及諸障惱非時枉死悉皆遠離甬
時世尊即說呪曰 怛姪他 你弭你弭你弭 尼民
達哩 室哩盧伽盧羯你 室哩輸擺波你 曷略叉
曷略叉 我京甲及此住處一切恐怖所有苦惱雷電
霹靂乃至枉死悉皆遠離莎訶

○金光明經流水品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所謂無
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處六處緣觸觸緣
受受緣受受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
此滅故彼滅所謂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
名色滅名色滅則六處滅六處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

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
滅則老死滅老死滅則憂悲苦惱滅如是純極苦蘊悉
皆除滅此佛自謂甚深妙法者也

○金光明經三月是春時三月名為夏三月名秋分三
月謂冬時此據一年中三三而說別二二為一節便成
六歲時初二是華時三四名熟際五六名兩際七八謂
秋時九十是寒時後二名冰雪醫人解四時并知其六
節所謂六節今人無知者

○今之僧尼誡謀云知月黑白大小及結解夏之制皆
五印度之法也中國以月晦為一月而天竺以月滿為
一月唐西域記云月生至滿謂之白月月虧至晦謂之

黑月天十二月所建各以所宜二十八宿名之如中國建寅之類是也故夏三月自四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為額沙荼月即鬼宿之星名也自五月十六日至六月十五日謂之室羅代拏月即柳星名也自六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謂之婆達羅鉢陀月即翼星名也黑月或十四日或十五日月有大小故也中國節氣與印度迤爭半月中國以二十九日小盡即印度以十四日為小盡中國之十六日乃印度初一日也昔人常記之結夏之制宜如西域記用四月十六日蓋四月十六日乃屬逝瑟吒月乃印度四月之盡日也

○楞嚴經五種辛菜注一大蒜二茗葱三慈葱四蘭葱

五與渠與道家五葷之名不同要之皆記之所謂葷也

○楞嚴譬病根未除曰隔日瘡譬二虛相倚曰交蘆甚切所謂黑石蜜乃甘蔗糖也楞伽注迦利沙波拏是貝齒或是金銀銅鐵等錢所謂陳那羅即金錢也

○佛日初到夾山與夾山問答夾山曰冷灰裏有一粒豆子爆朱語錄及之

○鞞婆沙論問曰云何如人中有化生答曰劫初人也朱子亦嘗言及其云佛經說初生人云云今見阿舍經世界初成光音天人下來各有身光飛行自在因地肥香美取食多者即失神足體重無光日月始生因貪食故地肥滅沒復生婆羅婆羅滅沒復生粳米食彼米故

方分男行女相、行不淨行云云是也。朱子語錄或問劫亦說天地開闢、但理會不得、某經云、到未劫人皆小先為大所燒、成劫、灰、又為風所吹、又為水所淹、水又成沫、地自生五穀、天上人自飛下來喫、復成世界、他不識陰陽、便恁地亂道。

○趙彥衛雲麓漫抄云、唐書至道士女冠僧尼見天子必拜、今之不拜、未知起何時、按唐傳奕奏高祖云、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則不拜、其來久矣。

餘冬序錄卷三十八

燕泉何先生餘冬序錄終暇卷之三十九 外篇

署州事衡州府推官黃齊賢

柳州知州張汝賢

浮天之載地也、抱朴子記黃帝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浮天而載地者、
之外、又為物也、水也、以理言之、記者恐誤、地外為水、水外為天、天一生
言以附善也、邪、水、天有五行、水居一焉。

○天高聽卑、以理言之、善惡罔不應者、而或者為之辯、曰、人坐樓臺之上、察地、蝼蟻不見其形、安能聞其聲、今天之崇高、非直樓臺、人體比於天、非若蝼蟻於人也、謂天聞人之言、隨善惡為吉凶、誤矣。此言見王充論衡此俗儒愚論、可笑也已、天積氣、地積形、人物在天地間、地之上、何

莫非天。天之崇高，其貴遠於人耶。天其貴有形若人者，
恃耳目為視聽者耶。吾恐愚儒之論，足使無知之人不
畏天也。膠為一言。

○天可徵者，惟人人可恃者，惟天。天寄人以視聽，人受
天為聰明。天人一理也。三代已根此論，然後世天運人
事，每失顧應，豈貴人衆而天未定，固有在邪。抑法之行
果在乎人，而天固不可知邪。自申包胥為勝天勝人之
論，而唐劉夢得交相勝之論興焉。包胥猶以理歸天，而
謂人為不當然者，夢得之論則以人為當然，而直謂天
為不當然。而然者，意愈歧，而言益支。噫，天人之際，非春
秋之士所能識。卯金何人，而足與於此。春聞蘓長公之

論人無所不至，惟天下容偽，其論天似矣。其論人固其
所人耳。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論天者，求
之其定之時似矣。抑不知其未定者，乃其人有一二未
定之時耳。天人一理，世寧有未定之理乎。而人於我或
不然者，彼直一二不天之人耳。天有此理，在天下曰公
道，人有此理，在衆口曰公論，公道或一二人以壞，而天
下之大終不可盡壞。公論或一二人以廢，而口之多終
不可盡廢。徐而觀之，天與人何嘗不定，人何嘗勝天。天
何常勝人，天人何嘗交相勝邪。此理也。予近與林君汝
桓言之，汝桓易齋先生之子，有家學者也。

○天喻有三。喻其圓，則曰如彈丸，以斗見視日月之行。

則曰如倚蓋言地包天中則曰如鷄子中黃

○天之黃道可見處暑後秋分前晴朗日沒時於高處向南視之若虹霓斜界雲氣皆不敢入者是也

水經注之詳云
馬本記後錄

○馬本記言河出崑崙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後儒日如火把之譬蓋出此元人嘗窮河源矣殊不如本記之所言者

○日月蝕昔人紛紛置論不一國朝宋潛溪云月本無光其有蝕是為地影之所隔也月上地中而日居下地影既隔則日光不照其隔或多或寡故食有淺有深蓋地居天內如鷄子中黃大不過與月同地與月相索則其食既矣宋此論特有見於夜耳月蝕固有在申酉時

在寅卯時者或日未沒或已出亦可謂地中日下而隔蔽乎且日何為亦有食也劉保齋云日輪大月輪較小日道近天在外月道近人在內日食既時四面猶有光溢出可見月輪小不能盡掩日輪也日月合朔時月當在內未有日在內者故月食日也日月相望則日食月者月雖資日光有圓於望時然微相參差則光圓恰相衝射則日反食之如點燈者當正爐炭炎熾之火所衝射則燈反不然此曆家所謂暗虛言月為日所暗而非日之實體暗之乃日之虛衝耳此言有據日外月內者日火也月水也此日月之行所以有上下之異然謂其輪復有大小則恐未宜日食既時四面猶光自緣日光

本盛與月不同，乃爾若地與月，其形體大小何煩擬類。昔人以遠征至日出入處，已有所言。朱子亦嘗言之，日固不大於月也。宋之所言地影正，可如佛氏言月中所有不當以論月蝕。劉之所言，乃是曆家之說。曆家日光遙奪月光，則月食。日為月掩，則日食之說。朱子嘗以示門人矣。考之理數，似只如此。他日論日蝕，又云日月會合處，月合在日之下，或反在上，故蝕。論月蝕云：日月相照，月不受日光。此一句是陰盛亢陽，而不少讓，故蝕。何也。陽氣衰，陰亢，陽不讓，此日蝕事也。日蝕書於春秋，而月蝕不書。若陰盛亢陽為月蝕之災，聖經安得忽諸。

○日月蝕，曆家定數。然古人罔不以日蝕為懼。春秋於

日蝕必謹而書之。聖賢豈不知數不可移，故以存上天之戒耳。漢時詔云：「譴見于天，災莫大焉。」猶是此意。宋徽宗時，乃下詔言：「此定數不足為災異。」古人以為異者，皆不曉曆之故。是何言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亂其不有定數歟。而聖賢未嘗敢歸之數。孔子生於周末，豈不知明王不興，天下莫宗，而為是栖栖不遑安處，不敢一日而忘斯世也。夫堯舜之治，桀紂之亂，豈不亦云之數。人何賢乎堯舜，何罪乎桀紂。氣運繫於天，不可移。聖賢教人，亦盡其在我而已。今日月蝕自朝廷而及天下，皆用護日護月，雖知非益，不可不行此禮。

○唐突厥傳：太宗言突厥盛夏而霜，五日並出，三月連

突厥與唐同此日明赤氣滿野諸異吾有疑焉夏霜赤氣拘於一方則有
月之影也

應非細也而獨為夷域兆異於理礙矣

○宋人記王荆公云月中彷彿有物乃山河影也按酉
陽雜俎佛言月中所有乃大地山河影或言月中蟾桂
地影空處水影也荆公說實出此東坡詠月正如大圓
鏡寫此山河影妄云桂兔蟾俗說皆可屏亦是用此說
耳何遂謂王穉論此有未盡處今以半鏡懸照則物像
全見而月之未滿則中之物像亦只半見何也此辯殆
不通遠近之理者矣

○元禮部郎中陳孚使交趾以至元癸巳二月三日宿

丘溫驛水昏見新月乃在天心

見陳剛中詩集

太宗永樂八年

親征北虜學士金

幼孜從三月八日次

鳴臺戌夜仰視北斗正直頭上

見金學士御錄以此推之

孰謂天高而星辰遠耶談天衍謂中國天下八分之一
各亦縣神州而分為九州妄可知矣

○堯典定中星以戌為昏世俗稱黃昏戌時是也後世
不問日之短長但以地上日入為昏日短則不及戌星
未中也說文謂火死於戌是日至戌乃無光耳或言日
行今古不同乃考諸曆至今仲冬日纏星紀即月令之
日在斗也日纏在斗至戌時則昴星正中日短星昴無
有差忒何可言差固知堯典以日纏星紀戌時為昏月

今以日纏星紀之日，地上見日為旦，日入為昏，不知天者一槩論之，故云差也。若能作一圓圖，以二十八宿分十二次舍，剪為活盤，於外作一定盤，書十二時環之，午上于下，隨四仲，以日加成，堯典中星見矣。太初曆冬至日在午一度，以中氣言也。非日纏星紀之日也。堯日起虛一度，亦同斯義。

○五行，人恒言以金、木、水、火、土為序。按大禹謨，水、火、金、木、土，穀惟修，則以五行之相尅者言之。洪範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則以五行之生數言之。五行以質而論其生之序，月令春木、夏火、中央土、秋金、冬水，則以五行相生之序言之。
此乃五氣順布，六十甲子，惟金、木、有自然納音，水、火、之四時行之序。

土必相假而後為納音，六十甲子曆也。納音律也。支干納音之別也。此天地自然之數也。河圖生數也。生者左旋，故以中央之土而生西方之金，而生北方之水，而生東方之木，而生南方之火，而復生中央之土。洛書尅數也。尅者右轉，故以中央之土，而尅北與西北之水，北與西北之水，而尅西與西南之火，西與西南之火，而尅南與東南之金，南與東南之金，而尅東與東北之木，東與東北之木，而又尅中央之土。此圖書生尅自然之數也。先後不同，義各有主。今人恒言其不又各有據歟。

○宋黃何論洪範五行，謂水性寒，出於水者宜愈寒，而其味乃作鹹。鹹溫也。火性烈，出於火者宜愈烈，而其味

乃作苦、苦涼也。是皆物以極而反。以生故寒不生。寒而一陽生。暑不生暑。而一陰生。

○古語衆口鑠金論衡云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曰鑠金按今五行家有赤口之說

○陰陽書五行十二位以長生沐浴冠帶臨官帝旺衰病死墓絕胎養配於子丑十二辰為五行之終始吳曾

漫錄謂五行無絕理蓋宗房易傳寫之誤耳京氏曰諸四絕曰巳為水土絕申為木絕亥為火絕寅為金絕五

行本乎陰陽陰陽一日不可無五行其可絕乎唐李鼎祚修梁元帝陳樂產唐吕才六壬書論五行一曰水其

系包在巳其胎在午其養在未其生在申其沐浴在酉

其冠帶在戌其臨官在亥其旺在子其衰老在丑其病在寅其死在卯其入墓在辰至於火則曰其系包在亥

木則曰其系包在申金則曰其系包在寅凡巳申亥寅各稱系包之所在蓋五行既墓其生也必有萌芽以先

之故始有所系而繼之以胎其無絕理明甚黃帝經五行十二變為一變而生二變而洛三變而官四變而臣

五變而君六變而委七變而病八變而死九變而藏十變而止十一變而渾十二變而育止而渾渾而育育而

生晝運齊日夜運擬星五吉七凶自然之經蓋止者系包也渾者胎也育者養也晝夜之道固無絕理絕蓋系

包兩字後人傳寫失貞合而為一耳古說左腎其府膀

眈右腎命門其府三焦丈夫以藏精女子以系包系包所以成胎也

○月令章句孟春以立春為節驚蟄為中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謂之豕鬻之次立春驚蟄居之衛之分野自壁八度至胃一度謂之降婁之次雨水春分居之魯之分野漢書曆志周三月二日庚申驚蟄顏師古注驚蟄今日雨水夏為正月周為三月雨水今日驚蟄夏為二月周為四月蓋漢以前皆以立春為正月節驚蟄為中雨水為二月節春分為中也至後漢志始以立春雨水驚蟄春分為序耳齊東野語史記曆書亦謂孟春水泮啟蟄左傳桓公啟蟄而郊杜民矩以為夏正建寅之

象兩合為一一又分兩音偶偶奇生生化化皆於此出其然乎

○冬至賀夏至不賀昔人亦有說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夏至陰氣起君道衰故不賀然賀冬

非古禮也考漢雜事及沈約書疑起於漢魏間魏晉冬至日受萬國及百寮稱賀因小會其儀亞於歲朝自是歷代行之不廢按月令仲冬之月日短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齋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欲安情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五經通義云冬至寢兵鼓商旅不行君不聽政事曰冬至陽氣萌陰陽交精始成萬物氣微在下

不可動泄。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而不擾也。白虎通云：冬至前後，君子安身靜體，百官絕事，不聽政，擇吉辰而後省事。今乃以賀為禮，則所謂安身靜體靜而不擾，以待陰陽之定者，果何在哉？又按月令：仲夏之月，日長至，仲冬之月，日短至。今世率稱冬至為長至，尤非是。曹子建《冬至獻襪頌》表云：伏見舊儀，國家冬至獻履，貢襪，所以迎福踐長。崔浩《女儀》云：近古婦人常以冬至上履襪於舅姑，踐長至之義也。隋社臺卿王燭實《典》云：冬至日極南，景極長，陰陽日月萬物之始，律當黃鍾，其管最長，故有履長之賀。蓋周禮：冬至日在牽牛，景長一丈三尺，日短而景長也。黃鍾之律九寸，於十二律為最長。

乾惟甲戌庚日乃有之，其餘殺可藏神不沒也。故用六壬時者，久以貴人登天門，使神藏為上，貴人臨乾曰登天門，其時凶，神受制，吉神得利，凡百所為無往而不遂矣。但今之陰陽者，流之論，貴人求異於舊，而益遠於理，使舊說不明，無以折旁門之妄喙也。春請辯之。天乙貴人家在丑，丑對宮為未，十干中往復理於丑未為多。甲戌庚日，晝理于丑，夜理于未，乙巳丙丁日，則晝以次理于亥，夜以次理于酉，辛壬癸日，則晝以次理于巳，夜以次理于寅卯，其所理宮，晝嘗在丑未後，夜嘗在丑未前也。辰戌之地，貴人不居，故天盤支貴亦到此分限。天乙在東，在西則南方為前，北方為後，在南在北則東方為前。

西方為後十一神將前後以之非故為順逆也貴人所
理自應向明皆出其前丑將木火之神皆自喜東喜南
其後六將金水之神皆自喜西喜北而論者乃謂諸將
無緣背戾天盤左旋右轉夫神將之直天盤者豈貞塊
然為質不可推移消息之物耶近世陰陽家以貴人晝
夜所理之宮分為陰貴陽貴每干二貴一日之間不知
神何所主夫天上至尊至貴之神一而無對者也以晝
夜所理言之未知其所在耳今以陰陽分旦暮晝夜可
也而乃以分貴人使相角立至有先天後天起神之論
豈不悖哉貴人天門時者當視日之晝夜時貴在某支
時在晝視晝支在夜視夜支如晝用事月將尋見晝支

貴在乾乃為貴人登天門時若是夜支在乾時既非夜
貴人自在晝所理處神殺於何藏沒而今之求貴人時
者但以其日二支在乾定之又改六壬舊說以子後為
晝午後為夜而謂陽貴人自子至巳用之有力陰貴人
自午至亥用之有力反此雖吉力輕殊可恠也

○日晝夜百刻為正百二十刻出後漢厭勝夏賀良說
哀帝行僅兩月而廢而韓退之記夢乃用百二十刻作
句何也百刻布十二時每時得八刻三分刻之一今曆
家初一二三四刻上立初初刻正一二三四刻上立正
初刻各得六分刻之一總而計之一時八刻外有二小
刻二十四小刻共為四刻始合百刻所而數之二十四

小刻合九十六刻以成百二十刻如此然後餘分平兩
○年月稱某年月日有云日子者或謂此俗語按文選
陳孔璋檄吳將校文年月朔日子云云則日子之稱有
自來矣南史劉之遴與張纘等奏校古本漢書稱永平
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即班固而今本無上書年
月日子隋表充上表寶曆之元改年仁壽歲月日子還
共誕聖之時日十二時每日必起子日子之稱其是乎
○十二相屬取義子寅辰午申戌俱陽故取相屬之奇
數以為名鼠五指虎五指龍五指馬單蹄猿五指狗五
指丑卯己未酉亥俱陰取相屬之偶數牛四爪兔兩爪
蛇雙舌羊四爪鷄四爪猪四爪見洪異漫錄子午卯酉

五行死處其屬體皆有虧鼠無膽兔無腎馬無胃鷄無
肺見曹三異因話錄或曰鼠膽在首非無也

○邢凱坦齋通編云古今消吉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
日如甲子為剛乙丑為柔至為簡易甲午治兵壬午大
閱吉日庚午既差我為皆外事也故用剛日丁丑燕之
乙亥嘗之凡祭之用丁用辛內事也故用柔日社祭用
甲郊以日至亦不拘也後世術家既多互相矛盾褚先
生云武帝聚會占家問某日可娶婦乎五行家曰可堪
與家曰不可又有建除叢辰天人太乙曆家凡七種所
言吉凶相半制曰避諸死亡以五行為主今觀諸曆一
日之內有吉有凶當如武帝主一家可也鄭鮮之啟宋

武帝明旦見豪人，是四廢日，答曰：吾初不擇日，此亦可法。見殷書

○天子耕用亥日，蓋亥之地直上，是天倉星，又以見辰月祭靈星，以求豐耕，靈是天田星，在於辰位，故農字從辰也。

○月令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謂於國城之南立土牛，其言立春在十二月望，策牛人近前，示其農早也；立春在十二月晦，及正月朔，則策牛人當中，示其農中也；立春在正月望，策牛人在後，示其農晚也。為國之大計，不失農時，故聖人急於養民，務成東作。唐李涪刊誤云：「云，今天下州郡，立春日，制一土牛，飾以文彩，即以綵杖鞭之，既而碎之，各持其土，以祈稔，何謂乎？勝國至元中，春牛經式，至今襲而為之，以策牛人立處為芒神忙閭之異，牛頭角身蹄尾籠索，芒神貌像服色裝束，一就羊日干支為具設施，尤是可笑。」

○玉堂問話：上元夜，豎一丈竿於庭中，候月午，其影至七尺大稔，六尺八尺小稔，九尺一丈有水，五尺歲旱，三尺大旱。又正月一日，於牛屋下驗牛，俱卧，則五穀難立，苗半卧半起，歲中平；牛若俱立，則五穀熟。春甲子日雨，多旱；秋甲子日雨，多水。

○續通鑑記：堯即位，至永嘉三年，二千七百二十有一載，記于堯碑。春，堯即位，甲辰；晉武帝泰始元年，乙酉。

通鑑曰自堯去堯即位二千七百二年。秦始二十年。甲辰。是為二千
元。幾千秋三千七百二十一年。懷帝永嘉三年。己巳。則二千七百四十
七百二十五年。云云。六年。堯碑誤矣。自堯即位。至
大明洪武元年。三千七百二十五年。凡六十三甲子。
○唐堯元年。甲辰。至
太祖洪武元年。戊申。計三千七百二十五年。六十三甲
子。即氏經世書。謂堯得天地之中數。蓋堯之時。在日甲
月己。星癸丑申。而當堯之九五。值十二萬九千六百年
之中。故謂中數也。考之天開甲子。至
太祖洪武十七年。甲子。計六萬八千八百八十一年。勝
國元明善有曰。夏禹即位。後八年。而得甲子。入午會之

初運當始之初六。故推勝國至元甲子。為午會第十運。
則今已入第十一運之中。乃始之九三也。欲復二帝之
盛。以躋三代之長。是望
今日

○洪武十七年。欽天監博士元統言。曆日之法。其來尚
矣。今曆雖以大統為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况授時曆
法。以至元辛巳。為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曆
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
分。經云。大約七千年。而差二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
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修改。臣今以洪武甲
子歲前。冬至為六統曆元。推演得授時曆。辛巳閏。准分

二十四萬二千五十分、洪武甲子、閏分、一十八萬二千
七十分、一十八秒、授時曆、辛巳氣准分、五十五萬六千
分、洪武甲子氣准分、五十五萬三千七百三十三分、授時曆
辛巳轉准分、一十三萬二千五百五十分、洪武甲子轉准分、二
十萬九千六百九十分、授時曆、辛巳交准分、二十六萬
三百八十八分、洪武甲子交准分、一十一萬五千一百
五分八秒、蓋七政之源、有遲疾逆順、伏見不齊、其理深
奧、實難推演、開磨勘司、令至道亨、有師郭伯玉者、精明
九數之理、若得此人、推大統曆法、庶幾可成一代之制、
蓋大道無端、惟數可以推其機、天道至妙、因數可以明
其理、是理因數顯、數從理出、故理數可相倚、而不可相

違也、書奏、

上是其言、徵之二十六年、欽天監監副李德芳言、故元
至元辛巳為曆元、上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每百年消
一日、永久不可易也、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曆元、
不用消長之法、考得春秋曆、獻公十五年、戊寅歲、距至
元辛巳、二千一百六十二年、以辛巳為曆元、推得天正
冬至在甲寅日夜子初三刻、與當時實測數相合、洪武
甲子元正、上距獻公戊寅歲、二千二百六十一年、推得
天正冬至在己未日午正三刻、比辛巳為元、差四日六
時五刻、有此不合、今當用至元辛巳為元、及消長之法、
方合天道、疏奏、元統復言、臣所推甲子曆元、實與舊法

相合略無差繆故敢上聞

上曰二統皆難憑只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為是自是欽天監造曆以洪武甲子為曆元仍依舊法推筭不用捷法

○正五九月不上官前輩謂隋唐以來崇信佛法有禁刑斷屠之條士夫有不便者遂不用耳非有他也今人所傳上官壇經不知何據正九旬內尚可不忌而五月三旬時為凶忌俗忌百事俱以此為毒月歐陽永叔治平丁未三月出知亳州陛辭乞便通過穎詩之公與曾舍人書云在穎無所忌為所以少留者蓋避五月上旬爾此老未能免俗亦可笑也

○韓文祭薛助教有後三月是用史記後九月文法

○曆家推朔旦冬至夜半甲子謂之元氣會最難得過程明道集有鍾粹美會元之期朱子謂此生聖賢之期也

○春往使陝西至洮岷間夜聞雨雹甚久次早以詢館人云昨夜下大白兩彼處雹曰白雨又曰硬頭雨無言雹者昔宋紹興十七年臨安兩雹太學屋瓦皆碎學官申朝廷修諱言雹遂稱硬兩彼土人所云亦有自哉

○夏南熱冬北寒天時地氣古今所同正德七年冬燕趙河朔之地煥如而江淮風雪特甚南至洞庭水緩流處冰有至尺厚者昔六朝梁遺明少選宴魏使崔劼劼

曰今歲奇寒江淮亦冰七年之事可為異矣
○正德十二年九月武宗幸陽和城二十七日方獵天
雨冰雹軍士有死者及夜又有星墜之異明日駕起大
同又明日達賊以衆圍陽和向無二異
上意未遽回乃知天之仁愛深矣

餘冬序錄卷三十九

燕泉何先生餘冬序錄極如卷之四十

外篇

禹本紀并水經皆以崑崙為地之中崑崙墟在西北去
嵩高五萬里而以為中者東南皆水水土在天運間要
不可定論也

○河圖括地象曰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
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夏禹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
萬二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淮南子曰禹使大章步自
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七百五十里使豎亥步
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七十里山海經

管子書皆云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尸子曰此太極之內有君長之地也明

朝輿地之廣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其東西南北水陸驛站里分至到之數具載寰宇通衢其延袤大略則如此矣四夷之驛不與焉於戲盛哉

○陽東生陰西息南陽盛北陰極陰陽之定位也而西金尅東木北水剋南火陽不勝陰如此君子小人之道於斯見矣

○曾三異因話錄地螺或用子午正針或用子午丙壬間縫針天地南北之正當用子午或謂今江南地偏難

用子午之正故以丙壬參之古者測日景於洛陽以其天地之中然有於其外縣陽城之地少偏則難正用亦自有理

○溫泉天下有之非一而所在土人類因洗者可免瘡疾大較溫泉之水往往有硫黃氣硫黃方書愈瘡之藥也本草稱昔秦始皇被神女唾生瘡驚怖謝之出溫泉立愈溫泉一名硫黃水土人相傳之言孰謂其無據耶
○陳后山謂潁中田理有橫有立立土不可稻為其不停水也春西使時見山陝閩民緣路因岸而穴居者問之土人亦謂此惟橫土可斲而為之居則耐久若達立土即坍塌也

○左傳晉文公過衛衛弗禮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反國之四年伐衛遂取五鹿蜀本紀秦王以金一笥遺蜀王蜀王報以禮物盡化為土秦王大怒臣下相賀曰土者地也秦當有蜀矣遂伐蜀有之

○城古云蘇作也吳越春秋蘇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居人淮南子蘇作九仞之城諸侯倍之禹壞城平地而海外賓服四夷納職而傳物志云禹作三城強者攻弱者守敵者戰城郭自禹始也不知茂先又於何據鴻烈解所謂禹壞城平地者恐非

○宮中華古今注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皆所以通古今

之語明同寔而兩名之也而朱子以宮為墻

○中物築墻如以
喜心樂也既久如以

○春地氣上升春土築墻即不可得實江南人家墻垣無以春築者况城堡乎劉貢父辯赫連勃勃蒸土築城事為非醜蒸而曰春首聚土陽氣蒸發用築則堅牢持

甚恐不然也

○孔子家語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對曰不祥有五而東益宅不與焉夫損人而自益身之不祥也棄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而任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之不祥也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未聞東益之與為命

亦不祥也
終不可善乎

也淮南子魯哀公欲西蓋宅吏爭之以為西蓋宅不祥
哀公怒左右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曰吾欲蓋宅
而吏以為不祥以為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
蓋宅不與焉哀公大悅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
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欲無節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
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慎然自反遂不西蓋宅蓋宅蓋一
事而有東西之異孔子及宰折睢所言之不同者豈記
者得之傳聞而誤和風俗通曰宅不西蓋俗說西者為
上上蓋宅者妨家長也原其所以不西蓋者禮記南向
北向西方為上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奧尊長之處也不
西蓋者恐動搖之耳審西蓋有害增廣三面豈能獨吉

乎

搖者以皮肉刑又

九物以好以古

不為新

布

○漢三年漢王與酈生謀欲立六國後得張良之言而
止漢建安九年或勸曹操宜復古置九州得荀彧之言
而止操嘗謂文若吾之子房觀其謀議庶幾近之然則
古封建之制後世其真不可行歟

○太祖平一天下有北都意嘗御謹身殿親策問廷臣
曰北平建都可以控制比南京如何翰林修撰鮑
頰對曰主起自沙漠立國在燕今百年地氣天運已
盡不可因也今南京興王之地宮殿已完不必改圖傳

曰在德不在險也永樂中

太宗定鼎于北及震殿之災群臣有言不宜者多藉口

也
駭矣

尚綱之議可謂不知變已

明躬殿造心移花

○唐殿庭間種花柳觀杜詩可知宋朝惟植槐楸鬱然有嚴毅氣象朱子嘗言之國家當陽殿庭間並無栽植

柳殊不凋似不

兩京皆同京都傍皇城内沿種柳樹御河左右乃有松

建隆定之是為先

栢若圓殿五松瓊花島諸栢皆金元舊物前代宮殿樓

閣門閣命名立號多久鎮重有人間得通用者

太祖創置一皆取義玄象方儀聞之知其為天府也

二太甚焉

祖訓宮殿之外離宮別館不許營造神孫萬代守為家

法鮮奇扁榜自不容側其間於戲是豈前代之所能及

哉

○長安御溝謂之楊溝植高楊於上也一曰羊溝謂羊

喜觝觸垣墻故為溝以隔之故曰羊溝見中華古今注

今人謂暗溝為陰溝明溝為陽溝所謂楊溝羊溝安知

非陽溝耶一事不勝異說如此

○陰陽地理選擇之說朱子亦頗信之門人記先生於

世俗未嘗立異有歲暮欲移新居而外門未立者先生

勸其併工早完免致移後新歲禁忌語錄先生問直卿

外門未立曰歲暮只有兩日便可下工若先生嘗言神

殺之類於五行衰旺之氣推出自有此理惟上蔡能知

今人只是孟浪不信呂丈不知風水故亦不信諺云信

之則有不信則無亦只是此心疑與不疑耳人不知地

理則亦不是若知而故不理會尤不是程子亦棟草木

不擇伯恭却胡亂平地
便矣故先生非之

○孔子家語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墮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坳土之人醜、呂氏春秋輕水所多禿、與瘦人、重水所多癯、與蹇人、其水所多好、與美人、辛水所多疽、與痤人、苦水所多疔、與偃人、任子木氣人、勇、金氣人剛、火氣人強、而燥、土氣人智、而寬、水氣人急、而賊、人之生、未有不鍾於水土者也、而近世有不信風水之說者、特未思耳。

○韓退之送廖道士序、柳子厚送廖有方序、皆出一時、文不相襲、而議論符合、歐陽永叔送廖倚序、又合於韓柳之所言者、歐豈有所襲耶、所送皆南人、其人皆廖姓。

殊可異、韓序柳之為州、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奇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吾又未見也、其魚乃迷或沒溺於佛老之學、而不出耶、廖師柳民而學於衡、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游、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耶、柳序交州多南金珠璣玳瑁象牙、其產皆奇怪、至於草木亦殊異、吾嘗怪陽德之炳耀、獨發於紛葩環麗、而罕鍾乎人、今廖生剛健重厚、孝悌信讓、以質其中、而文乎外、為唐詩有大雅之道、夫固鍾於陽德者耶、歐序元氣之融結為山川、山川之秀麗、稱衡湘其蒸為

余及於柳之桂與雲霓其生為杞梓人居其間得之為俊傑秀才生衡山
金則遊息一室之陽而秀麗之精英者得之為多故其文則雲霓其材
久生清肺秀雅則杞梓三文意見地理家說理不外此物不能兩大美
不容並勝清淑之氣炳耀之德秀麗之精英不在人則
在物物不能當也不有人乎人罕鍾也不有物乎今交
廣之地人與物擅中州而名天下衡湘柳桂所產物既
非昔之所有獨於今天當復審之耶

○高陽縣東九十里有山實產黑鉛山窟穴彌望鉛生
山石間自昔居民裹糧於此鑿以入隨鑛脈所在高下
曲折分析採取有入深二三里五七里所者人挾水牛
角貯油燃照所得或多或少相補湊人率日計直銀數

與字之三考炭穴
鉛穴正亦而百姓
採取此器器而
竟多皆止

星布互疋視耕桑者得利速且倍故傍近情農或趨之
穴內深杳險峻至有鑿空石裂土崩死生莫保且鉛氣
毒人若深入久採連月不出則皮膚痿黃腹膨脹不能
食多致疾而斃故採者或十數日即歸家稍休復往如
是不止歲月漸久瘦毒漸深莫能免於疾以斃然利所
在竟不能自止夫民苟勤力農桑衣食所得亦足自養
盡命而終豈有冒險致疾之虞而以此隕命而不悔利
之誤人如此哉

○高陽因產鉛之故居民多製胡粉為業其法鉛塊懸
酒缸內封閉之四十九日始開則鉛化為粉矣化弗白
者炒為黃丹黃丹渣為密陀僧凡此三物故利甚博人

有資之而得富者然其鉛氣有毒製者必食犬肉飲酒以禦之若朽腹中其毒輕病至死業久之家長幼為毒薰蒸多痿黃旋致風痺癱軟之疾或得其毒而斃至闔戶無遺類吁可畏哉而縣人急其利不恤其害繼之者自昔至今相競不已也世之鄙夫貪目前忘日後幸於幸得而耳取禍者其獨此一事哉是事孫君原貞曾有說戒其縣之人春分守河南道其地為重致戒云

○蜀中古有樂土之稱中原士夫往往僑焉天寶末乘輿播遷入蜀華族留而不歸者多矣李白蜀道難詩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杜子美五盤亦云成都萬事好豈若歸吾廬二公思鄉懷土之情不見於他而皆於蜀

言之是固有為耳

○李德裕平泉山居戒子孫云吾百年之後為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此吾志也後經世變餘胤

竟不能守花卉蕪絕恠石名品俱為落城有力取去記

子孫必求所買而所云者祇足貽達人笑耳昔晉桓玄款以謝安宅為營

其孫謝琨曰君伯之仁猶惠及耳棠文靖之德更不保

五畝宅邪玄慙而止唐嗣曹王臯將市取張柬之襄陽

園園馬彞諫曰漢陽有中興功今遺業當百世共保柰何使其子孫鬻乎臯謝之二公遺業何假泣告之屬贊皇之所以自恃者固不可與文靖漢陽比也彼石家金谷園其身不能守馬家玉杯地不復得番身後今日諸

如此者，又何道焉。唐魏徵第，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寢，其後嗣不能守。白居易以為言，朝廷贖而賜之。宋邵康節，天津之居，本官地，熙寧初法當斥賣，榜三月，人不忍買。司馬溫公諸人為集錢買之，然則身苟富德不必潤屋，為子孫計也。

○天下事常者皆理，理不可推者為異。雖然物非有異也，理非不可推也。人患不明於識耳，不明於識而駭有所遇，疑心多則非妖，即鬼畏心多則非攘，即避而茹寬。予崇紛紛於前矣，郭彖駿車志，衡嶽劉先生者，山行過雨，視道傍一塚，有穴遂入以避。會暮雨止，月明見北壁白骨一具，近視之，白骨倏起抱劉，劉極力奮擊，乃零落墜地，不復動矣。劉與人談此，此非怪也。劉真氣壯，足以翕附枯骨耳。今兒童拔鷄羽置懷，以手指上下引之，隨應羽稍折斷，即不應，亦此意也。李旼該聞錄，旼昌西橋南舊宅，人不可居，每至昏曉，堂壁下有聲，漸起如銅鈴。

之響，繚繞宇內，至曉始息。有焦道士言，妖祥之興，本由陰陽五行之氣相尅感而然也。凡二氣相搏為聲，此必因沴氣畜在一隅，故成妖耳。宜徧徹室中，屋壁狹隘之處，俾其開豁虛明，發泄滯氣，如言妖不復作。二事春喜有得於理識者，于此可以類推。

○秦樗里子疾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百歲後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及漢果然，史謂樗里之智足以知身。

後之事予曰後世之知數學者樗里之智是也漢滕公
夏侯嬰卒送葬至東都門外馬踏地悲鳴掘之得石鄰
有三千年見白日滕公居此室之語因就葬之然則數
學三代蓋已有然者矣

祜不鑿心者代
祜不鑿心者代
祜不鑿心者代
言聞也彼言祜祖墓所有帝王氣祜不鑿之人將祜疑
祜亦豈能保後之子孫不因是以萌其覬覦之志術氏
之言君子有弗信者祜之鑿之所以已亂所以求為有
後之地也史氏以祜鑿之而無子也以證術氏之言吾
弗信術氏之言而蓋有以見大君子之用心

○唐僧泓嘗告張說墓款深而狹深者取其固平地之
下一丈二尺為土界又一丈二尺為水界各有龍守之
土龍六年而一暴水龍十二年而一暴當其墜者神道
不安故深二丈四尺之下可以設窀穸墓之四維謂之
折壁款下深闊而上斂其中項謂之中焦款俯斂而傍
鄣墓中末粉為飾以代石壘不置甃甃甃瓦以其近於
火不置黃金以其久而為恠不置朱丹椎黃礬石以其
氣燥而烈使墳上草木枯而不潤不置羽毛以其近於
屍也鑄鐵為牛豕象可以禦二龍玉潤而潔能和百神
寘之墓內以助神道泓能通鬼神之意而以人事參之
其言如此此載唐書新語今卜兆家鮮知此者故錄之

此為人子之不忍
此為人子之不忍
此為人子之不忍
此為人子之不忍

○墓前地名明堂一名券臺朱語錄云不曉所以後見唐人文宇中言某朝詔改為券臺春按今地理書有券

臺之說券契也埋地契處曰券臺地契用碑石為之上書錢若干緡為死者買葬於此山神土龍不得爭競事

甚無謂可笑只以先儒言及姑識之耳清吳錄墓家聽術士說例用朱

書錢券若人字契標四界及主名意謂亡者居室之

祀字不知爭地者誰却瘞墓前菴石若碑而方長高不

登三及號曰券臺貧無力則每

祭祀以籍專祖謂之士送席

○魏秦東軒雜錄張侍中者晏丞相殊俱葬土陽翟盜發

張墓得金寶甚多遂完其棺掩其穴次發晏墓至穿觀

俱無所有盜志怒命碎其骨而出與邵氏聞見錄載同

張以厚葬完軀晏以薄葬碎骨事不可知如此然智者

終不以是厚葬而賂賊也

○廟食之神有至靈者先正謂其浸久亦散豈亦有氣

數歟字內氣數神實為之鬼神雖無形固不能逃其外

也今民間神廟靈者只是人心誠歸向人心一移靈響

隨息所謂致生則神死之不神其在村鄉廟古山水

惡處神多嚴而在平地反是有同是廟同一神名相去

里所而靈不靈異者此地氣所致地之氣固又不能無

家如無謂可矣

可以解券之意

王廷席可以卷之

券

券

券

券

券

先生尚地理之學

盛衰時也問其子語錄先生每見世俗神廟可怪事必

周世宗顯德中至淮南嘗言荆塗二山為濠州朝同

有王者氣後三百年而

太祖出焉地理之符豈偶然哉

守備太監也... 南京守備太監劉鄜... 自陝西河南鎮守至金陵貪婪... 益甚資積既厚於私第建玉皇閣延方外以講爐火有... 術士知其信神異也母事稱帝命以動之饗其財無算... 瑯有玉絳環直價百鎰術士給令獻於玉皇因遂竊之... 而去或為詩笑曰堆金積玉已如山又向仙門學煉丹... 空裏得來空裏去玉皇元不繫絳環春聞諸周少卿子... 庚相與輟然

○漢書武帝穿昆明池得黑灰有外國胡云此是天地
劫灰之餘也問東方朔信然按高僧傳漢武帝穿昆明
池底得黑灰問東方朔朔云不經可問西域胡至明帝
時天竺人法蘭至衆人追問之蘭云世界終盡劫火洞

燒此灰是也按西溪叢語載孫天舉云嘗見吳大用家
藏一易書不知何人作云乾坤毀則無以易乾坤有
毀時故終之以未濟蓋乾坤毀則有水火之災水之災
多在東南火之災多在西北故西北多灰山東南多水
東南之山皆水衝激而成有連亘三四十里山不絕者
乃地脉也後兵火失其書亦不能盡記其說武帝穿昆
明池正西北方地也

○并州妬女泉婦女靚粧綵服至其地必興雲雨述異
記有之與段成式雜俎臨濟妬婦津之事相類大丈夫
行義不能振當時而婦女戾德至神于後世可歎可笑
○圓泉水在郴州城南二十里會勝寺側張又新煎茶

是天地以垢為天
後世之婦人也

記自述於僧室得一書見陸羽與李季卿論水之目二十而此其第十八者也又新記始云劉伯芻稱水之宜茶有七等揚子江南零水第一挹而試之誠如其說及刺永嘉過桐廬嚴陵瀨家人用水潑陳黑壞茶皆芳香以煎佳茶鮮馥不可名愈於揚子南零殊遠至永嘉取仙巖瀑布用之亦不下南零今考又新僧室所得書水品次第以廬山康王谷水簾水為冠而桐廬嚴陵瀨水第十九又在圓泉之後所謂仙巖瀑布弗與焉然則吾柳是水者容可以其品目稍下而遽輕視耶張舜民謫柳時求是水不得而以永慶寺泉當之是水既出永慶寺雖美不足復稱後人特緣張愛名浮休泉永慶寺基

其字有十字許者於今入學宮浮休泉已就湮圓泉水春親軒其上信有異脈茶記不虛著也獨念盛洪之荊州記云桂陽縣有圓水一邊冷一邊暖冷處清且綠暖處白且濁吾即圓泉水外別無圓水水今無此異豈水脈今與昔不同耶意者昔人好奇耳目僻遠地得鑿空言之以詫駭常情耳此等記錄天下徃徃而有所事非驗之聞見弗信可也○燕泉春別號也柳城之西南有燕泉者在桂林坊東而春先人故居之西相去數十步耳泉中噴沙石間寒冽而甘四時不涸傍泉居人取汲焉謂之燕者春燕來時汎濫東流合三州水過遊魚寨入通波堰有灌田之利燕去則否南天秋雨多燕之去泉與農無功矣宋折

燕泉子至池以樞密彥質謫柳時所居考郡志殆即春所居之地折寓
先生以謂程文美柳號葆光居士嘗作引春亭于泉上為汭觴曲水又
曰九思地以存味作春和堂日游宴其間今遺址具存春頃就故居之南
隙展鑿一塘得青石數段合之則昔人之所為汭觴者
其折之遺物歟塘引泉流種荷養魚自春徂秋弗盈弗
縮方茲泉之急田利春不敢專及其剩於農也春獨有
人後春後人者邪之而不以為嫌春故于茲泉託是號焉昔人所有亭

塘觴詠之樂宛然在目第歆效其所為而媿其力之弗
能舉且弗暇也家山別後重懷立首簡諸知己各著文
詩庶以名泉有永云爾
餘冬序錄卷四十

